文通

文通卷二十三

明黄岡朱荃宰咸一著

載事

文之作也以載事爲難事之載也以蓄意爲工觀左氏傳載晉敗于邲及楚師寒拊勉之事但云三軍之士煖如挾纊則軍情愉悦之意自蓄其中公羊秦敗於殽之事但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則要擊之意自蓄其中若公羊傳載齊使人迓郤克臧孫之事孟子載天下歸舜之事則曰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

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凡此則意隨語竭不容致思

觀檀弓之載事言簡而不疎旨深而不晦雖左氏之富艷敢奮飛于前乎如申生爲驪姬所譖或令辨之左氏載其事則曰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檀弓則曰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君之心也一節僅百五十字而包括曲折有他人千言不盡者非扛千斛龍文鼎力

君及此

智悼子未葬晉平公飲以樂杜簣謂大臣之喪重于疾日不樂左氏言其事則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梱兮則曰子卯不樂智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檀弓只以十七字盡之與矣

載事之文有先事而斷以起事也有後事而斷以盡事也如左氏傳欲載晉靈公厚斂雕牆必先言晉靈公不君公羊傳欲載楚靈王作乾谿臺必先言靈王

爲無道中庸欲言舜好問而察邇言亦先曰舜其大智也歟孟子欲言梁惠王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亦先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若此流皆先斷以起事也如左氏傳載晉文公教民而用卒言之曰一戰而伯文之教也又載晉悼公賜魏絳和戎樂卒言之曰魏絳于是乎有金石之樂禮也若此流皆後斷以盡事也

載文

劉子玄曰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浮麗爲宗譬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

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姦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謬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

戾五曰一槩何者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蹤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

虛設

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于近古則不然至于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

之强盛云爾歟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氷以防其渡及其中詰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鴟鴞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

厚顏

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録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

假手

其誥詔則飭華而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之斗筲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變于俄頃

自戾

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汚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

殷方典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眦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嚋為準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為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知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揔自起居成

於國史連章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沉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惟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損華摭實之義也盖山有木工則度之况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於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劒閣諸葛表主

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
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
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
之不刋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
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脩春秋別是非申
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
華採眞實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
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筆削者可不務乎

載言

史通曰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自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誡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爲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于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是以賈誼鼂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惟尚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

序敘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爲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倣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切謂宜從古詩例斷入

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

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

載言之文有答問若止及一事文固不難至有數端文實未易所問不言問所對不言對言雖簡略意實周瞻讀之續如貫珠應如答響若左氏傳載楚望晉軍問伯犂蒞得此也至於問則屢稱何也答則屢稱對曰其文與意有異左氏若樂記載賓牟賈與孔子言樂皆據此也二文具載則可考矣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名軍吏也皆聚于軍中矣曰合謀也張幕矣

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曰武夫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

左氏傳載諸國燕饗賦詩之事但云賦某詩或云賦

棠詩之卒章皆不載詩而意自具其曰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則知賦七章以卒盡八章也其曰在楊水卒章之四言矣則知取我聞有命也左氏於此等文最為得體

言以簡為當言以載事文以著言則文貴其簡也文簡而理明斯得其簡也讀之疑有闕焉非簡也疎也如春秋隕石于宋五公羊傳曰聞其隕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公羊之義經以五字盡之是簡之難者也劉向載泄冶之言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

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所靡此

用三十有二言而意方顯及觀論語曰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減泄冶之言半而意

亦顯又觀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此復減論語九言

而意愈顯吾故曰是簡之難者也書曰能自得師者

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劉向載楚莊王之言曰其君賢

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君若

者亡語意煩簡不如是何以刜經傳之文

觀可後代文

此知三之

章句

王弇州曰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章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掇關鍵金石綺綵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錬之金文之與詩固異象同則孔門一唯曹溪汗下後信手拈來無非妙境

劉彥和曰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

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夫裁文匠筆、篇有小大、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

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為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體之篇成於

兩漢情數運用隨時代用矣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
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
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陸
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
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脣吻告勞妙
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又詩
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
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
不以無益文義邪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

六經會語

而於以者乃劄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閒在用實切巧者廻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雖謬況章句歟

六經之道既曰同歸六經之文容無異體故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使入詩雅孰別爻辭抑一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使入書誥孰別雅語顧命曰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

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使入春官司几筵執別命語

夫樂奏而不和樂不可聞文作而不協文不可誦文協尚矣是以古人之文發於自然其協也亦自然後世之文出於有意其協也亦有意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惟熙易曰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禮記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

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若此等語自然協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二者皆倒上句又協之一體也

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遺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宋詞元曲皆於仄韻用和音以叶平韻蓋以平聲爲一類而上去入三聲附之如東董是和東中是韻也

說文解豉字云配鹽幽菽也三蒼解艷字云艷冥果

青色也盎豉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於甕盎中所成
故曰幽菽寘果密煎果也以銅青浸之加密而寘於
缶中故曰寘果幽菽寘果取名於幽寘見其與生菽

華

生果異也解詁之妙有如此誰謂文章不在換字乎
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禮記文句
長短有法不可增損

奇

長句法如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孰有
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貴尚不如杞梁之妻之
知禮也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

短句法華而曉否立孫巽厭溺

春秋文句長者踰三十餘言短者止於一言如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父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之類是長句也如螽之類是短句也詩之文句長者不踰八言短者不減二言八言者如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是也摯虞云詩有九言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然此當爲二句其說非也二言者若祈父之類春秋主於褒貶詩則本於美刺立言之間莫不有法

容齋三筆曰。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爲佑。在易爲祐。在詩爲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爲惟。在詩爲維。在易爲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禮之灋眡甗𪇯豋皋敿臬斞𧞲簭筭事。他經皆不然。今人書无咎无妄多作無。失之矣。孝宗初登極。以潛邸爲佑聖觀。令玉冊官篆牌。奏云。篆法佑字無立人。只當作右字。道士力爭。以爲觀名去人。恐不可安。有旨特增之

謚以易名。然則謚之爲義。正訓名也。司馬長卿諭蜀

文曰身死無名謚爲至愍顔注云終以愍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柳子厚招海賈文曰君不返兮謚爲愍二人所用其意則同唯王子淵簫賦曰幸得謚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李善謂謚者號也言得謚爲簫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爲謚其語可謂奇矣

籀音宙

練字

劉彥和曰、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章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為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

譔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太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

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詁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蚩異體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瓌怪者也曹攄詩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㕮呶

呶音鐃

黕音[illegible]

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

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

為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

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

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

少、相避為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

纖疏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黕而篇闇、善酌字者、參

伍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

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

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譌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譌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誄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愼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字法

文有數句用一類字者所以張文勢壯文義也然皆有法否則以字累句以句累篇其不見哂于刓木爲棊者幾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宮商羽合矣

或字法詩北山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退之南山詩云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鬭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雊或散若瓦解或赴

文二　沝　者　吳音　濟

若輻輳。或翩若船遊。或決若馬驟。此句稍多。不能備載。皆廣以或字法而用之也。老子曰。凡物或行。或隨。或戲。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又一法也。

者字法。考工記曰。脂者。膏者。羽者。鱗者。又曰以脰鳴者。莊子曰。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隨者唱喁。韓退之畫記云。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噓者。嗅者。秣者。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凡此用者字。其原出于考工記。因用莊子法也。

之謂

之謂字法係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韓退之賀冊尊號表云臣聞體仁以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蓋取易係辭也

謂之

謂之字法易係辭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

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凡經子傳記、用此多矣、故不悉載、如爾雅宮謂之室。
室謂宮等法、蓋訓詁也、凱風謂南風、皆此類、
之。字法、孟子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老子
曰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若
易說卦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
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居之。坤以藏之。此又一法
也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也、
名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

可

可以

爲

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與

可字法考工記曰故可規可方可水可典可量表記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

可以字法論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月令曰可以登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莊子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爲字法易說卦曰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

凡虹雙出　必　一　不以

木果莊子曰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孼此又一法也爾雅蜺爲挈貳弇日爲蔽雲暴雨謂之涷又與謂之間用講武篇亦然

必字法考工記曰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月令曰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

不以字法左氏傳曰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惡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無字法左氏傳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而不字法左氏傳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祀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

其字法係辭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莊子曰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

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此雖每句用其字。而二句以見意。又一法也。

焉字法。祭統曰。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學記曰。藏焉。脩焉。息焉。遊焉。三年問曰。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又一法也。

于時　于時字法詩曰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鄭康成云時是也

實　實字法詩云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

句二見

曾是　曾是字法詩曰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侯　侯字法詩曰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

有若　有若字法書曰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括

未嘗 斯 于是乎 有也

未嘗字法家語曰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

斯字法檀弓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於是乎字法國語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

有字法禮器曰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

又一法　又一法　兮

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推也。樂師曰、有帗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左氏傳曰、名有五、有義、有象。有假。有類。又一法也。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又一法也

兮字法荀子曰、井井兮其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已也。分分兮其終始也。厭厭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用統類之行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藏也。隱隱兮其恐人不當也。

然

而

頯音逵

方且

然字法荀子曰儼然壯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莊子曰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

奚字法莊子曰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而字法莊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狀義然考工記曰清其灰而盝之而揚之而沃之而塗之而宿之又一法也

方且字法莊子曰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

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似字法。莊子曰。似鼻。似口。似眼。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

乎字法。莊子曰。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虚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用。悗乎忘其言也。禮運曰。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莊子蓋廣此法而用之。

迺

迺字法詩曰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

以之

以之字法仲尼燕居曰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足以

足以字法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中庸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又一法也

也

也字法中庸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周易雜卦一篇全用也字

得其

得其字法仲尼燕居曰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祭得其哀辨說得其黨蒞官得其本政事得其施

以

以字法太司樂曰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

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周禮此法極多。不能備
載。
曰。字法洪範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周禮凡次叙其事。皆類此一法也。周禮小胥曰、曰
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洪範曰、曰雨。曰霽。曰蒙。
曰驛。曰克。曰貞。曰晦。凡此類不言數。又一法也。大宗
伯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
曰會。殷見曰同。易彖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

氏爲非日義凡此此類又一法也

得之

得之字法莊子曰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强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

之以

之以字法禮運曰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所以

所以字法禮運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

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祀也

存乎

存乎字法係辭曰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慮無咎者存乎悔

莫大乎

莫大乎字法係辭曰法象莫大乎天地通變莫大乎四時懸象着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知所以

知所以字法中庸曰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

矣　連五字　焉謂之間

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矣字法六月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下皆類此不能悉載板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雖每句用矣字而上下之意相關

連用五字如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甚奇

焉與謂之問用如爾雅五方篇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

奇文　删

名謂之鵸鵌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邛邛岠虛齧甘草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蹷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枳首蛇焉此四方中國之異氣焉

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服疑

何字法如天問篇何句何用何字雄視千古

對待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宋畫吳冶，刻

言對 事對 正對 反對

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群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翺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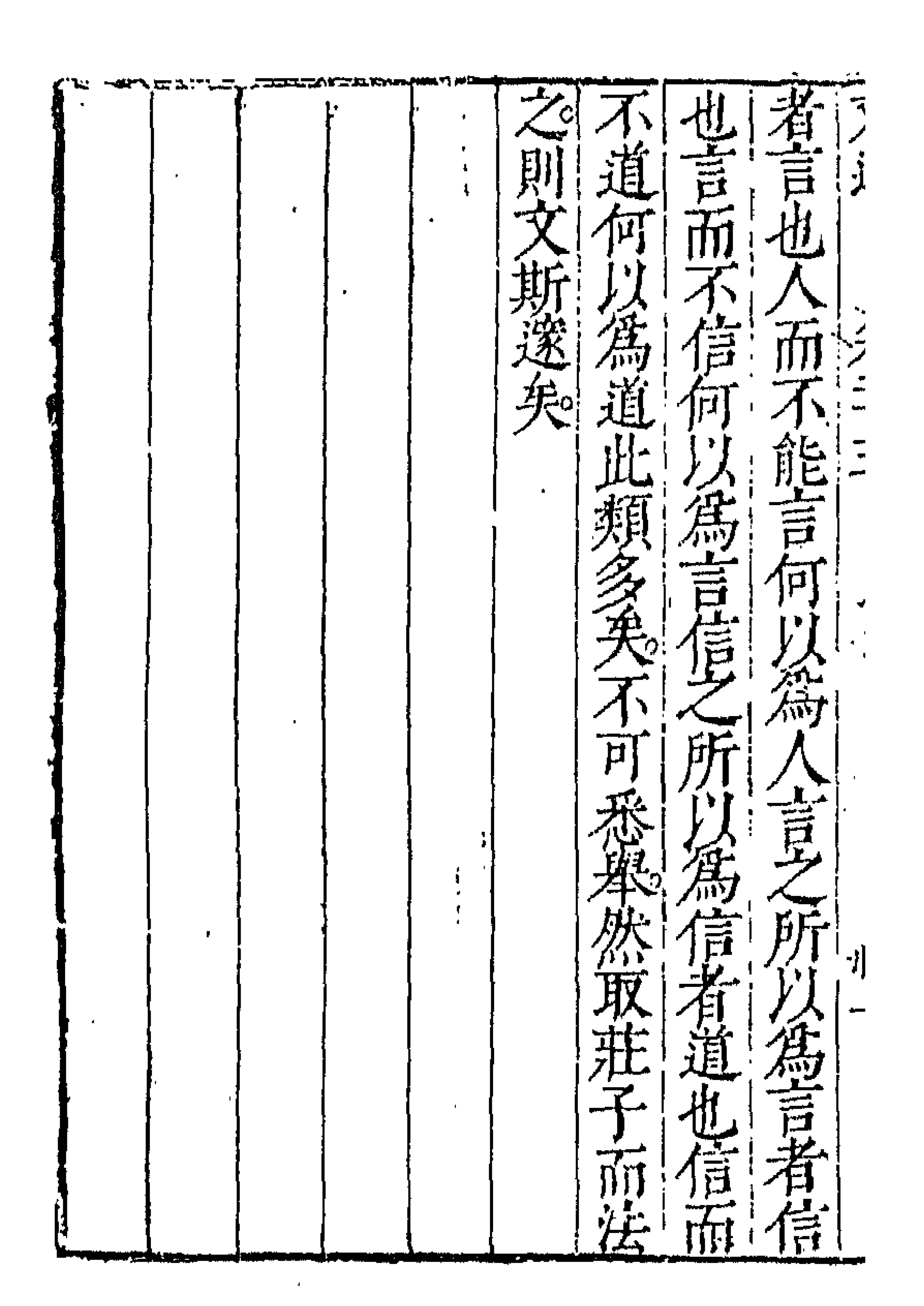
趻踔音潛

陽七哀云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
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為易也擬人之譽事對所以
為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為優也並貴共心正對
所以為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
昭然矣張華詩稱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劉琨詩
言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卽對句之駢
枝也是以言對為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
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驂駑為右服也
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而行也

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昬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

交錯

文有交錯之體若纓紛然主在行理理盡後已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荀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國語曰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蔑由至矣穀梁曰人之所以為人


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
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
不道何以爲道此類多矣。不可悉舉。然取莊子而法
之。則文斯邃矣。

複

文選不收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絃四言兩意非也絲竹管弦本漢書語古人文辭故自不厭鄭重如易曰明辨晳也莊子云周徧咸又云吾無糧我無食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旦爲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逺哉遥遥邯鄲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後漢書食不充糧在今人則以爲複矣

詩書之文有若重複而意實曲折者詩曰云誰之思

文字之妙各極其趣所謂有物必有則也

千秋絕調

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此思賢之意自曲折也又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此考古之意自曲折也書曰眇眇予未小子此謙托之意自曲折也又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此告急之意自曲折也

複字用于詩文中最難雅馴楊用脩取三百篇諸書之複依均彙集惟伐林者論焉

容齋隨筆載王季朗云太學士嘗戲作人焉廋哉論以人焉廋哉一句複作數轉大可噴飯

晉蘇蘭璇璣圖詩裵徊宛轉寥寥千古白雪陽春周

如意元年、五月一日、大周天冊金輪皇帝序曰、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蘇道賢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智識、精明、儀容妙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氏性近於急。頗傷嫉妬、滔字連波、右將軍于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神風偉秀。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高之。苻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謫戍燉煌。會堅克晉襄陽。慮有危偪。藉滔才略。詔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初滔有寵姬趙

魚與熊掌兼之可稱偏人

更得陽臺譜入管絃

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爲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譖毀交至。滔益忿蘇氏。蘇氏時年二十三。及滔將鎮襄陽。邀蘇氏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攜陽臺之任。絕蘇氏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爲廻文。五綵相宣。瑩心輝目。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横反覆。皆爲文章。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悉通。蘇氏笑曰。裴回宛轉。自爲語言。非我家人。莫能解之。遂發蒼頭

趯瀉絶快 連波不可爲料

千古備語

豨至襄陽，涵覽之感，其妙絶，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從盛禮，迎蘇氏歸于漢南，恩好愈重。蘇氏所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追求弗獲。而錦字迴文，盛傳于世。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文，聊示將來。

載言之文，有不避重複，如穀梁傳載麗姬，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

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家乎此不避重複一也家語載魯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亾今過期而亾此不避重複二也公羊傳載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於是廢將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此不避重複三也及觀檀弓載子游曰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云云曾

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然檀弓但云以子游之言蓋避重複也又左氏傳載晉師歸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范叔見勞之如郤伯欒伯見公亦如之夫三述晉侯之語固未爲害而左氏兩變其文蓋避重複也

孤行

天下物之孤者最貴品之孤者最高調之孤者寡和注之孤者必勝角之孤者必瑞如金毛獅子墮地獨行不求伴侶奇矣哉及乎文字匪假發端必藉助語文之弊也尚且累累之也若若乎而謂尚書無一也字不駭且笑豈有文至千萬不相複襲而辭理燦然者哉然亦有數家各自爲體刻出天然或文字接屬而理義炳蔚如周興所撰千文詞古節迫四言一韻鏗鏘如響隋潘徽所撰萬文實追其蹤或不接不屬而

通音叶響律呂相宜如韻會所收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合之則平上去入共歸其母分之而陰陽平仄自叶其均中雖有複文而音屬轉注或一字數音義隨音異而聲響懸殊亦不可為同如近世千家姓亦復可觀皆以一言成句一字成書眞天地間絕奇之體寥寥千古可謂獨而無耦孤而寡和者矣與夔之一足跉踔而行者異矣文章微眇夫言豈一端而已也

贋

贋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數種。有偽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厲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偽作於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掇古人之事而偽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偽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鵩而有鶡冠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偽者。尹負鼎而湯液。聞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偽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檮

杌紀而楚史傳是也。有憚于自名而偽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耻于自名而偽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有假重于人而偽者。子瞻杜解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偽以禍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偽以誣之者。聖俞碧雲之類是也。有本非偽人託之而偽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荃稱黃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偽人附之而益偽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又有偽而非偽者。洞靈眞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偽亢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偽劉歆之類是也。

又有非僞而僞者。文子載於劉歆七略。歷梁隋皆有其目。而黃東發以爲徐靈府。抱朴紀於勾漏本傳。歷唐宋皆志其書。而黃東發以非葛稚川之類是也。又有非僞而實僞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點定之類是也。又有當時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又有當時記其僞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之類是也。又有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僞托者。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又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

偽題者。正訓稱陸機之類是也。

援引

凡伯剌厲之詩而曰先民有言吉甫美宣之詩而曰人亦有言衛侯之征乃舉政典盤庚之誥亦載遲任或稱古人言或稱我聞曰是皆有所援引也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如子產答子皮云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明言易曾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

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蓋省字又一法也郤至聘楚辭首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也

攷宋陳文節曰古文取詩云詩取書云書云益常懋也或以康誥爲先王之令見國語周書爲西方之書見國語以咸有一德爲尹誥禮記以大禹謨爲道經荀子不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不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訓有之左氏直言鄭詩曹詩國語上稱汭曰武曰左氏或稱芮良夫左氏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卒章爲亂辭國語摘小宛首章爲篇目國語數章之末章旣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並左氏傳凡此似亦略施雕琢少變雷同作者攷焉毋誚無補陳氏

之言。予論有契焉。
節節引起者。如大學邦畿章。中庸尚褧章。節節引詩起奇絶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叉詩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不直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
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湛之言亦有左
氏國語之遺法乎。晉以後不復有此工緻矣

譬況

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又曰罕譬而喻夫惟博故能也宋陳騤曰易之有象以盡其意詩之有比以達其情文之作可無喻乎抑嘗攷之詩之比似矣易之象皆本自然非升聖人因象後畫故象不可爲譬喻以其皆實事非寓言也各爻亦隨爻爲象亦非寓言張橫渠曰象皆實體所謂仰觀俯察取象物宜非寓言也卦爻小象容有寓言楊信州曰小象亦無寓言如豕

負塗載鬼一車歐陽公疑之遂指謂非聖人之言以事理斷之豕安能負塗車安得載鬼至于一車乎極爲不通險怪之論然以象求則爻之乘承比應内有豕象有負象有塗象有鬼象有載象有一車象合之爲辭所謂以疑事爲象亦以意取象所以取是義者雖以意得之實睽卦内所有合而相比乃見其如此若有似于寓言而實有此象據睽爲言故謂六爻皆實事非寓言也然則象之與譬况有間矣太古之人範世訓俗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實也

幽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能僞則智者正之譎甚而殽亂則智者正之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寓言十九在莊生自言之淮南子曰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摶囷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噫六書已有假借而釋氏全用此法以瀉要心愈搏愈罕生機咆然矣

曰假喻如黄帝鼎湖之事曰采銅鍊剛質也登彼首

山者就高明也大鑪者鼓陽化也神鼎者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濟中和也羣龍者衆陽也雲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也治成而上則精微所徹去人遠矣羣小臣智識不及攀龍子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昇無見於上也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善世利俗之具也民懷之而已號以決慕藏以奉其傳也

直喩

曰直喩或言猶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見孟子曰猶緣木而求魚也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論語

曰譬如北辰莊子曰淒然似秋此類是也

隱喻

曰隱喻其文雖晦義則可尋禮記曰諸侯不下漁色國語曰没平公軍無秕政又曰雖蝎譖焉避之左氏傳曰是豢吳也夫公羊傳曰其諸侯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此類是也

類喻

曰類喻取其一類以次喻之書曰王省惟歲師尹惟日卿士惟月歲日月一類也賈誼新書曰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堂陛地一類此類是也

詰喻

曰詰喻雖爲喻文似成詰難論語曰虎兕出於柙龜

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左氏傳曰、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此類是也

對喻

曰對喻。先比後證。上下相符。莊子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荀子曰、流丸止于甌臾。流言止于知者。

博喻

曰博喻。博喻取以爲喻。不一而足。書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荀子曰、猶以指測河也。猶以戈舂黍也。猶以錐飡壺也。此類是也

簡喻

曰簡喻其文辭畧而意甚明左氏傳曰名德之輿也揚子曰仁宅也此類是也

詳喻

曰詳喻須假多辭然後義顯荀子曰夫耀蟬者務在其明乎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此類是也

引喻

曰引喻援取前言以證其事左氏傳曰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禮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此類是也

曰虛喻。既不指物。亦不指事。論語曰。其言似不足者。

老子曰。飂易似無所止。此類是也。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喻也。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如地。亦喻也。京邑猶身。王畿猶臂。四方猶指。亦喻也。文章蹊徑遠矣哉。

楊用修曰。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况。當求於意外。尚書云。說築傅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傅說起于版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鼐之才也。猶

書曰逕衡云耳橫議者遂訓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目逕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之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訓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訐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狗蝇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强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背信之蹠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

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自若如太史公之
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
嬰曲爲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
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
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爲命裨諶草
創之、左氏遂謂裨諶謀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
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
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蜎
諧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瀌色于下、

即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

語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諸如此類眞可謂罕譬而喻善繼其志者哉

助辭

夫文章之變化無窮矣必有餘音足何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不足加之則有餘厥有定理而史之叙事時亦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墻則且以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晝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書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寄抑揚於片言隻字之間有

儁永者矣

文有助辭猶禮之有儐樂之有相也禮無儐則不行樂無相則不諧文無助則不順檀弓曰勿之有悔焉耳矣孟子曰寡人盡心焉耳矣檀弓曰我弔也與哉左氏傳曰獨吾君也乎哉凡此一句而三字連助不嫌多也左氏傳曰王事無乃闕乎又曰其無乃是也乎此二者六字成句而四字為助亦不嫌其多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樂記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凡此不嫌用之字為多禮記曰言則大

此乎而然歟之也紛紛不同

矣美矣矣。此不嫌用矣字爲多檀弓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論語曰富哉言乎凡此四字成句而助辭半之不如是文不健也左氏傳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此文句句終用助辭讀之殊無齟齬艱辛之態左氏傳曰以三軍軍其前欲見下軍字有陳列之意則當用其字爲有力公羊傳曰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欲見下門字有守禦之意則當用焉者字爲有力

毛詩語助如只且忌止思而何斯猗其之類後所罕

只　且　忌　止　思　而　何　斯　旃　其　些

用只字如毋也天只只不諒人只。且字如椒聊且遠條且狂童之狂也且既亟只且忌字如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止字如齊子歸止曷又懷止女心傷止思字如不可求思爾羊來思今我來思而字如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何字如如此良人何如此粲者何斯字如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彼何人斯旃字如舍旃舍旃其字音基如夜如何其子曰何其皆是也總唯見於鄭詩而唯見於齊詩楚詞大招全用只字太玄經其人有輯抗可與過其些字獨招魂用之耳

奪胎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臭惡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郤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廥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班固漢書曰子瑕誅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走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謚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

平誅宋景文唐書姦臣贊曰、三宰嘯凶牝奪
辰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與元慝崔柳倒植李
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後漢肅宗詔曰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于亭障
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
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李華弔古戰場文祖之陳陶
隴西行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可謂
奪胎之妙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運矩主

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曰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爲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骨之三昧也

倒法

宋陳騤曰倒言而不失其言者言之妙也倒文而不失其文者文之妙也文有倒語之法知者罕矣春秋書曰吳子謁伐楚門於巢卒公羊傳曰門於巢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然夫子先言門後言於巢者於文雖倒而寓意深矣何休曰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故與巢得殺之若吳爲自死死又所以彊守禦也仲山甫誠歸於謝詩則曰謝于誠歸闕盜所得器左氏傳則曰

疋義本之洪容濟楊用修丹鉛亦載

盜所隱器于義皆不害也禹貢曰厥篚玄纖縞又曰雲土夢作乂用纖字不在玄上土字不在夢下亦一倒法也司馬遷作夏本紀改曰雲夢土作乂烏足與知此

焦弱侯曰古文多倒語如息之爲長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棼之爲那結之爲解坐之爲跪浮之爲沉面之爲背糞之爲除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訓長也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

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妥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以荒訓定也其臭如蘭衿纓皆佩容臭胡臭亶時其臭羶臭陰達于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莫不潰茂以潰訓遂也將以釁鍾以釁訓祥也親結其縭以結訓解也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以坐訓跪也越浮西子於江以浮訓沈也馬童面之面縛銜璧面規榘而攻錯以面訓背也爲長者糞以糞訓除也

湯霍林曰、今人文絶不知有倒法。文之脉在動。動則轉轉之妙全在用倒。昔人所悟升裏轉手裏轉地理家所謂横來直受陽來陰受皆轉法耳至倒法尤難明有意倒者有句倒者古人文意深遠旁見側出卒無不用倒者今人尚不知順何言倒哉

接屬

文有上下相接若繼踵然其體有三其一曰敘積小至大如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類是也其二曰敘由精及粗如莊子曰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

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類是也其三曰敘自流極原如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此類是也

告戒答問

唐虞三代君臣之間告戒答問之言雍容溫潤自然成文及春秋名卿才大夫輩爭重詞令婉麗華藻咸有古義秦漢以來上之詔命皆出親製自後不然凡有王言悉責成臣下而臣下又自有章表是以束帶立朝之士相尚博洽肆其筆端徒盈篇牘甚至於駢儷其文俳諧其語所謂代言與夫奏上之體俱失之矣

數事

數音所人行事其體有三或先總而後數之如孔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此類是也或先數之而後總之如子產數鄭公孫黑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此類是也或先既總之而後復總之如孔子言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

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此類是也

目人列氏

文有目人之體有列氏之體論語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此目人之體也而揚雄班固得之左氏傳曰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此列氏之體也而莊周司馬遷得之

蹈襲

歷觀經傳之文有相類者非固出於蹈襲實理之所在不約而同也略條于後則可推矣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左氏傳載士蔿稱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左氏傳載公子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詩曰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左氏傳魯哀公誄孔丘曰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此不約而同一也左氏傳曰晉韓起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

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家語曰孔子適周歷郊社之所放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此不約而同二也左氏傳曰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戰國策曰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此不約而同三也左氏傳載周子曰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國語載吳王曰狐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

此不約而同四也。國語載觀射父曰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左氏傳載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此不約而同五也。攷工記曰栢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禮器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此不約而同六也。